

历经两千年的风雨沧桑，戏马台上的各种建筑物大多数已倾圮。到了近代，只剩有清代碑亭和三义庙的一座大殿，1986年，徐州市人民政府筹资巨资，重修戏马台。重修后的古台布局匀称，雄伟庄重，豪情逸气，蔚为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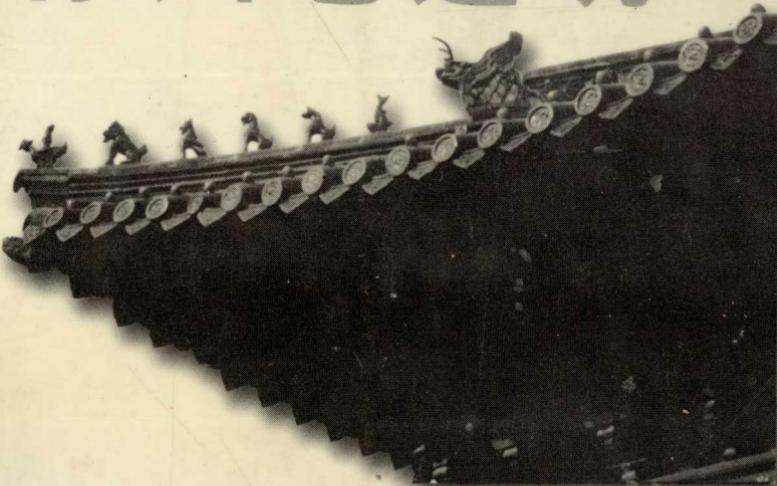
戏马台山门位于户部山南坡，券顶半圆山门上方有国画大师李可染亲笔题写的“戏马台”三个大字。山门对面的照壁上刻有“西楚大观”四字，山门外石阶31级，象征项羽23年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门内23级石阶，寓意项羽23岁时响应起义，登上反秦斗争的政治舞台。

入门登台，古代建筑群巍峨壮观，陈列区以风云阁为中心，东院题为“楚室生春”，西院题为“秋风戏马”。

楚室生春院由正殿、东西配殿组成，门额“楚室生春”四字是大书法家林散之手笔。正殿为雄风殿，由台头寺（明代为三义庙）旧址改建而成。殿前的蟠龙石柱为原有古物。这两根石雕圆柱，造型古朴，图案十分奇异，不仅雕有神龙戏珠，还有人物、花卉、精翼、麒麟等形象。许多考古学家和游人对这两根石柱的年代产生兴趣，认为虽然不是明代寺庙的遗物，但其雕琢年代或许更早，有人从图案和刀法来分析，推测出两根石柱为隋北朝时期的文物。图案内陈列有全长14.5米的大型石刻壁画《西楚春秋》，由项羽吴中起兵、巨鹿之战、霸王别姬等八组画面组成。在雄风殿的前面，有项羽石雕像置于中庭，像高2.85米，重达11吨，项羽着蓝色甲，披坚执锐，威风凛凛。

中院的主体建筑为风云阁，阁内石碑刻有“戏马台”三

寻访徐州老建筑



《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在城东南，旧志宋熙宁末李邦直持节徐州，即唐薛能阳春亭故址构建。郡守苏轼名曰快哉，后名至楼，俗名折角楼。”

快哉亭自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任京东提刑使持节徐州的李邦直在唐代阳春亭旧址改建以来，几经兴废。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徐海道吴世熊重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太守桂中行又进行扩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因十年动乱遭受严重破坏，1989年又拨款在原址上重建，与新整修的快哉亭公园在建园40周年之际同时对外开放。

重建的快哉亭座南朝北，是快哉亭公园内东南角高出地面五米的一座独立建筑。甬路二十多级台阶攀登进入平红色的大门，跨入快哉亭幽静的小院，亭楼主体建筑座落其中。古式敞廊环廊相连，显得层次分明。院内的配房、花坛、黄石和各色花木，交相辉映。院门外台阶下的石板路、小桥，真

汉风著

园林设计处

TU-092
(20)

1286004

寻访徐州老建筑

汉风

著

徐州市图书馆

6004



226840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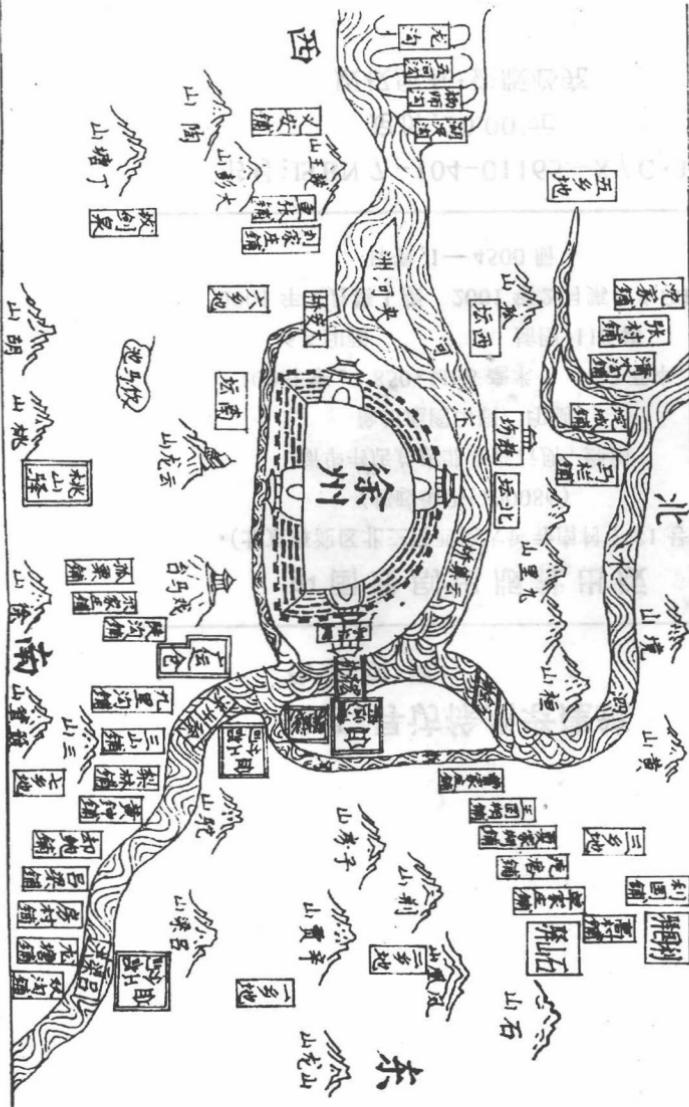
书名:寻访徐州老建筑
作者:汉风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徐州地图印刷厂印刷
1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5 印张 插图:110 幅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册

书号:ISBN 7-104-01165-X / C·35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徐州古城圖

(据明嘉靖《徐州志》绘)



自序

这本书原来并没有列入“徐州文化丛书”的创作计划内。今年五月，我应徐州市文化局之邀，回徐参加徐州民俗博物馆开馆典礼暨《走近户部山》一书的首发与签名活动。暑期又应邀去书店举办了一次读者见面会。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内，竟有那么多热心关注着我们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读者。在众多读者的热情鼓励下，我决定继续沿着探索徐州古建筑文化的路子走下去，对这座城市现存的古建筑做一次全面的疏理与考证。

从夏天到冬天，我一直忙于在北京与徐州之间穿梭。在徐州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忙碌而充实的。象往常一样，我白天在大街小巷中考察实物，采访“老徐州”。夜晚便在书房的灯光与烟雾之中用文字表达一天的见闻感受。在越来越深入的考察创作中，我的笔与心情一样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重。因为我发现，在这座被我们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名城之内，完整的古建筑遗存竟然廖若晨星。没有人能够理解我面对稿纸时的沉痛与失望。



创作仍在继续着,但我不得不把原定的书名由《徐州古建筑遗存》改为《寻访徐州老建筑》。我必须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书无法从建筑学的角度阐述徐州古建筑本身的价值,而是把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场”,阐发它们对于这座古城的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如果从建筑学角度讲,这是一个学者的悲哀,也是这座城市的悲哀。然而令人庆幸的一面是:尽管完整的古建筑遗存屈指可数,但还是有很多沉淀着文化内涵的古建筑经过修整或重建在原址上屹立着。这总要比那些假古董式的新房要有意义得多。至少,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留给后人。因此,笔者在这本书中对徐州的老建筑(包括完整遗存的、近年重建的、近年毁圮或拆除的)从文化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做了一次尽可能全面细致地疏理与考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无憾于曾经有过的付出,无憾于愿意捧起这本书的读者,也无憾于哺育我成长的这片故土。

既然打开了书,就跟着我一道去这座古城,做一次文化的游历吧!

2000年11月10日

北京·蛰居

寻访徐州老建筑

目 录

自序 /1

■完整(或部分)遗存以及经过修整后的
老建筑

古城墙 /1

西楚故宫 /9

乾隆行宫 /15

道台衙门 /19

文庙 /26

钟楼 /33

河北会馆 /36

山西会馆 /39

老盐店 /45

花园饭店 /50

远东旅社 /54

兴化禅寺 /57

- 大士岩 /64
念佛堂 /69
慈济庵 /74
广化寺 /77
耶酥圣心堂 /81
天主教无染原罪(修女院) /87
天主教圣母圣心院 /88
牌坊街基督教堂 /90
培正楼 /93
放鹤亭 /97
饮鹤泉 /103
半山亭 /106
燕桥 /108
李可染旧居 /112
蒋纬国楼 /119
树成粮行家居 /121

■近年重建的老建筑

戏马台 /124

快哉亭 /131

黄楼 /137

牌楼 /145

燕子楼 /149

■近年圮毁或拆除的老建筑

彭祖祠 /155

子房祠 /161

华祖庙 /168

刘向墓与刘向祠 /172

权谨牌坊 /178

奎山塔 /181

普照庵 /183

毓秀池 /186

■后记 /189

丛书后记 /191

京南郊古燕京早，秦长升平个好德兄。（甲子
己丑官与公服，辛卯服衣燕古于早，甲辰
丙戌即尊乙巳。古之所谓不发私财，甲子
壬午，癸卯坐其先君之位，乙卯金榜题名。
古城墙

古城墙

古之都邑必在四周筑墙垣以作防御。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廓，也称内城和外城。这种本来用作防御外侵的城墙一旦保留下来，往往成为一个城市历史的缩影，甚

▼ 日军侵占 至被看作一个城市历史和文化品格的象征。

徐州时期的徐州自古为“九州之一”。就建城史而论，
徐州旧城南徐州堪称江苏第一古城。徐州城的最早历史记
载，见于《左传》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





年),仅就这个年代计算,早于江苏古城南京 77 年,早于古城苏州 69 年,距今已有 2573 年。何况这不是徐州城的始建,它记载的是这一年晋楚争霸,环绕彭城邑所发生的战争,说的是楚国守城的部队达“三百乘”,按当时的编制,每乘有 1 车 4 马,甲士 3 人,兵士 72 人,300 乘合计为 22500 人。由此推断,当时的彭城已具相当规模。彭城的始建年代,必定远远早于公元前 573 年。可惜的是由于战争和洪水的影响,徐州古城两千余年的历史,只给我们留下几处不足百米的断壁残垣,沉寂在旧城改造的喧嚣之中。

徐州城从公元前 573 年到明代以前的近二千年的历史中,由于朝代的更迭、战争的摧残、洪水的侵袭和地震的发生,徐州城拆、迁、建次数频繁。据有关资料记载: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 416 年)汴水暴涨,城崩,更筑之。城筑得坚峻壮观。南朝,陈宣帝太建十年(公元 578 年)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久攻不下,堰泗水灌城,城再次遭到破坏。唐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重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庞勋起义占领徐州城,唐派十镇大军围攻,第二年城破,居民惨遭屠杀,城垣破坏严重。宋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徐州知州苏东坡增筑名子城。金哀宗正大初,徐帅完颜仲德垒石为基,将城加高一半,又引水入护城河。元至正十



▲1988年，在地下施工挖掘到的明代旧城东门门匾。石匾长163厘米，宽60厘米，每字约50厘米见方。

一年(公元1351年)芝麻李起义占领徐州城，第二年，元丞相脱脱率兵来镇压，开始攻不下，后用装石子的炮轰，城遭破坏。至正十三(公元1353年)年，把徐州路改置为武安州，州城迁到奎山北麓一带。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徐州是京师的北大门，军事地位尤为重要，于是废弃了元代的武安州，州城从奎山下迁回故址新建。城墙全部用砖石垒砌，高三丈三尺，宽丈许周长九里有余，护城河深宽各两丈，城堞二千六百三十八堵，三个角楼，四个城门，东门叫河清门，西门叫通汴门，北门叫武宁门，南门叫迎恩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城两次受大水侵袭，民舍官廨倒塌严重。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重修四门，并更换门名，东为明德门，西为武远门，南为奎光门，北为拱极门。高峻雄壮，气势非凡。但此时黄河已改道多年，



河床抬高，已在城外形成“悬河”，对徐州城的威胁比战争还要令人恐惧。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河决奎山堤，河水顷灌州城，城内一片汪洋，水深达一丈三尺。“官舍民庐尽没，人溺死无数”。二个月后，大水又一次泛滥，水浸州城三年不退，州城全部被冲毁。州府再次迁城南二十里堡。但由于上书中提出“徐州不宜迁”，结果城建十月罢弃。崇祯六年（1633年），城中淤沙渐平，开始复修旧城。此次修城仍按原城规制，因此徐州有城上城之奇观。

明崇祯八年（1635年）徐州城恢复旧观之后，黄河没有再发生溃堤。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六月，郯城、莒县间发生大地震，波及徐州城，倒塌较为严重。此后，修葺三次，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五月竣工。这时城垣完整坚固，周长十四里半。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至九年在原城外加筑土城廓一道，周长二十里许。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徙，徐州城从此免于洪水覆没之灾。城垣连同城内建筑一并幸免水难。

明清旧城墙周长九里十八步（每步五尺，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城墙开有四门：东门名为“河清门”，址在现大同街东端；南门名为“奎光门”，址在现彭城路与奎河交汇处；西门名为“武安门”，址在现医学院附属医院两侧；北门名为“武宁门”，址在现统一街最北端。城楼建

于外城门上，楼长五间、二层。出厦，飞檐高挑，琉璃覆顶。门前有宽敞的炮门及宽大的女墙及垛口。城楼两侧各有石叠马道通于城内平地，巡城官兵均由此登城。城墙四角转弯处各有所建：东南角建阳春亭；东北角建黄楼；西北角建彭祖楼；西南角建燕子楼。

城墙内砌方石，外以石为基垒叠方砖，中间填土。墙宽可供人马对面通行。墙外侧之顶端，为高两米多的女墙，单砖，中间留有方孔，便于向外射击，称之为“城垛”。城垛每隔五、六米就有一个，垛间的城墙稍低，俗称“垛口”或“豁口”。每隔十五垛口和女墙就筑一炮台。炮台向城外突出，呈正方形。城墙四角皆筑为方形，如在城下仰视，则“雉堞啮天，排比而立”，



▶夹河后街的很多台阶都是用老城墙砖砌成的。



自有一种威武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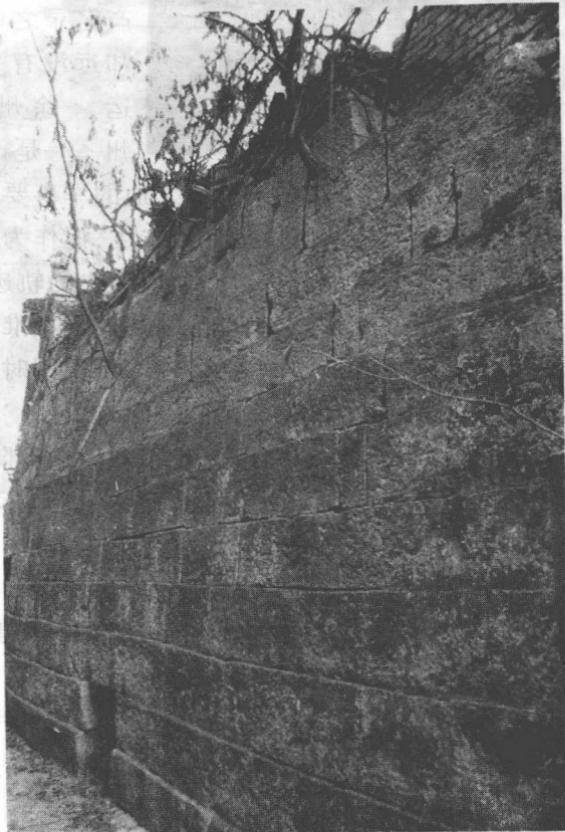
徐州古城墙如果保存至今，与山西平遥古城墙相比简直可以称作中国古建筑的双璧。平遥古城因为保存了完整的城池，被荣列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而徐州却远没有平遥那么幸运。徐州必定是徐州——是五省通衢、

南北分野、兵家必争之地的军事要冲。作为天灾的黄河洪水虽然远走了，但作为人祸的战争却仍然不可抗拒地循着历史的轨迹接踵而至：捻军起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淮海战役……炮火使古城墙千疮百孔，到民国时代已经不堪入目了。

1928年秋，北伐军刘峙的部队驻防徐州。刘峙感到旧有城墙有碍兵员的调动，遂有拆城之议，当时又因教育经费拮据，铜山县长刘炳晨、教育局长胡锡山也有拆城变卖城基以补经费不足之想（当时已没有徐州的建署，徐州城为铜山县政府驻地），便商议拆城。在拆城尚未动工之前，消息一经传出，城内居民蜂拥请愿，力保城墙，请其收回成命。但令人遗憾的是城

墙没有保住。一场犹如战争和洪水一样的浩劫随之而来，这座明代古城没有毁于敌人的战火，却圮于驻军的手中。

在早年的老城墙根儿听当事的老人缓述
▼在鼓楼电影院后幸存的一段旧城墙。
那场拆墙的灾难，我的心揪得生疼。这哪是在拆墙啊——这是在毁灭我们徐州人历史的标杆和文化的标本。所幸的是在夹河后街与故黄河之间还留存着百米长的原城墙；快哉亭公园



▼ 2000 年 夏季施工时，挖出的一段明城墙，位于徐州医学附属医院西邻。在 2000 年夏季施工时，又从地下挖出了一段完整的元代旧城墙。它们是徐州最后的古城墙，也是徐州城几千年风雨沧桑的见证。我们无法漠视它——一如无法漠视徐州城被战争和洪水塑造出来的文化品格。

